



中庸講記 47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「本修德凝道之功」，在之前的章節讀過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」《中庸》的道理，若沒有修德，我們的道氣、道質無法集中在我們的身體中，這種功力需「斟酌盡善」，我們要斟酌、謹慎、小心，做到圓滿。

「以之新天下之耳目」，讓我們看到改革後新的氣象，若是修改後，還跟原來一樣，就像一般所講的「換湯不換藥」，這種改變就是多此一舉。

「一天下之心志」，每個人都覺得改變之後，做得很好，內心的感受都是同樣的好。

「則國無異政」，國家就不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制度來。

「民無殊俗」，則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相同，這有可能嗎？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像在日治時代，對我們台灣傳統的文化，一直要加以改變，然而我們還是同樣保有西皮福祿（不同的北管戲曲流派，西皮派的社團以「堂」命名居多，福祿（路）派社團都用「社」結尾；常參與迎神賽會）；像武館都有分別，大神厝一樣拿出來巡街（臺灣廟會及遶境活動中常見的陣頭表演之一，演出者套上不同神祇模樣製作的大型人偶，在街上遊行，通常會配合北管或鑼鼓演奏），這是

無法改的；一直到中華民國時代，一樣保有這些風俗習慣。所謂「民無殊俗」，從古早流傳下來的，是不容易改變的。

我們修道也是同樣的，古早的修道很單純，聽道理，度人成全，也沒有什麼聯誼，大家對道就有感受；而像現在修道，我們要帶動青年班、要引導年輕人，就要用新式的，這些方法和古早道場流傳下來的有些可說是格格不入，所以老一輩的就常說：「年輕人去做就好！隨便他們，都是年輕人在主意（台語，做主、決定），讓他們自己去做。」

但現在如果用古早的方法來度人成全，有可能嗎？大家想像一下。如果有辦道務的人，就相當有體會，現在三不五時，要訪道、大家要嬉嬉嘩嘩（台語，熱鬧、喧嘩）一下、調劑一下；以前的人就很單純，沒有這些齣頭（台語，花樣），像這種要改風俗是不容易的，相當困難。

「而民之過以寡也」，老百姓所犯的過錯就很少了。我們現在有時候會「別出心裁」，自己想的就做，所以有時會犯過錯，過錯就很多了；在整個多元化的社會，作法有很多種，

方法越多，過失可能就產生出來，所以才定制度，什麼可以，什麼不可以，制度定出來，讓老百姓照著三重來做，過錯就少了。

「實有三重之事，悉合天理」，三重之事在構想的時候，就要注意是否符合天理？天理是很要緊的。

「盡當人情」，還要考量是否符合人情。人情有要緊嗎？人情很要緊！這個人的習慣就是這樣，我們一下子想要去改變，有辦法嗎？這習慣不是指什麼壞習慣，比如有人會固執，想要依習慣做，我們想要改變，就沒有辦法一下子改變，而要經過慢慢地引導，所以才說人情很要緊，要改變一個人不是簡單的事；要改一個制度，更是不簡單，所以才說三重之事，要悉合天理，盡當人情。我們所用的這些制度，尤其是道場所要用的制度，就要考慮到這些層面，不能為了固執己見，把人情拋開掉，畢竟修辦道需要人，沒有辦法離開人，如果人情、世俗、天理都能面面考慮到，「而有以寡民之過矣」，就能減少老百姓的過錯了；以道場來講，就能減少道親的過錯，這是「三重」、「寡過」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二：
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；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

讀懂經句

❶ **上焉者**：有德有位而無時者，如夏商之禮雖善，而皆不可考也。

有德有位，像夏朝、商朝的禮很好，但我們無法去考證；好是很好，然而因為是四、五百年前的事情（距孔子時代），我們無法去查考，又要如何生信、如何去行、如何去從？

❷ **下焉者**：有德無位者，如孔子雖善於禮，而不在尊位也。

為什麼一直提孔子呢？孔子有德，每一樣都具備，只缺一個位而已，如果讓孔子當皇帝，可能這些事情就很好處理了，然而因為無位，所以無法去改變。為什麼要提這個？因為皇帝鬱（台語，屈身）不下來，所有地方上、在野的這些人所提的理想、制度，像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比如：其實孔子比皇帝了解得還要深入，然而皇帝無法照在野的人所說的去實行。

在道場中也有這種現象，比如：幹部所提的意見都很好，但我自己的

意見還是比較好的，就不採納幹部的意見；古時候皇帝不採納也是同樣的理，如果採納了，就變成我輸你了，變成我的智慧不如你，這是大缺點。大家的意見，聽聽之後，一個有公心的人，對於好的意見，不因人而廢言，不要說他沒有怎麼在修道，他說的話不要相信，他只是講好玩而已；我們要去傾聽、要去想一下，他講的是否合理？他講的也是可以推動的。

所以人要有包容、修養的功夫，能接受別人的意見（指下面的人）。當時的上位者無法接受孔子提供意見，因為孔子沒位；沒位時，沒有人要尊重他；什麼人不尊重他呢？上位者不尊重他，不尊不信；信任度不到時，民則不從，因為聽你的沒有用，聽從皇帝的才有用，所以老百姓一定不從。

第二節 是上焉者，其制作雖善，世遠人亡，又非其時，而無可考徵也。是下焉者，其位卻不尊也。則其上無徵，其下不尊，不尊不足取信於民，不信則民弗從，欲之寡過，豈可得乎？

「是上焉者，其制作雖善」，歷代的聖賢所制定的制度雖然很好，但

「世遠人亡」，因為經過的時間久遠，人又不在世了。「又非其時」，不在當時的情況之下，「無可考徵也」，無法拿出證據。

「是下焉者，其位卻不尊也」，下焉者就是像孔子這般的人，雖然我們稱他為聖人，然而在當時他只是一位教學的先生，教學先生的位不尊。

「則其上無徵，其下不尊」，在上面的人無法考證，對下又不尊。「不尊不足取信於民」，未受皇帝尊重的人，當然老百姓就不相信他。

「不信則民弗從，欲之寡過，豈可得乎？」老百姓不相信他，自然也不會遵從，想要減少過錯有辦法嗎？沒有辦法！因為好的方法，皇帝沒有要採用，變成「上梁不正下梁歪」，世間就會變成這樣，這是這節的重點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三：
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讀懂經句

① **君子之道**：指王天下者，而修凝之君子也。道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

事，因本乎當然不易之理，故曰道也。

我們來看這裡所說的君子是指何人？君子是指王天下的皇帝，因為皇帝能修德而凝道，德修好了，道就能凝聚；這裡的道是指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「因本乎當然不易之理」，這是無法改變的，所以稱為道。

② **本諸身**：謂其有德，前此雖盡修凝之功，而此時確有反己體驗之實，以見非不善者此也。

君子之道，最重要的是要本諸身。諸，在以前有解釋過，「之於」的意思。本是我們的根本，要有德，有德就有道在身上。我們常說「修道修心，辦道盡心」，修道修心，光有心還不行，還要有身，將道心從自身顯露出來，身是一個器具。道也是一樣，道是無形無象的，但是德是可以顯露出來的，透過德可以將道顯露出來。心也是一樣，如果有盡心，透過身的顯露，我們就能看得到；天地萬物，看不見的事情，都想辦法能顯露形象出來，讓我們感受得到，這點很重要。

我們辦事，必須要有六個先決的條件，就是經文中的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

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。這六項之「本諸身」，解釋為「謂其有德，前此雖盡修凝之功」，我們以前都有修德凝道的功夫，以前有修，但是否能始終如一地保持？修有修到這境界，曾經得到一百點，但這一百點能永遠保持嗎？「前」，是指以前，以前身體可以提升到一個境界，比如：考執照，我有考過、我有駕駛執照，然而經過多年以後，若是期間都沒有駕駛，我們考執照時的功夫還在嗎？現在若要後學去考執照，考不上了；為什麼考不上？因為較遲鈍了，可能以前那些動作都忘記了；所以，我們要明白以前和以後，以後很重要。

「而此時確有反己體驗之實，以見非不善者此也」，為什麼要用「以見非不善者此也」？因為會看到一些並不是不善的地方，比如：聖人卻沒位，即前面所講的聖人無位，「雖善不尊」；雖善不尊之時，其實本身是善的，所以聖人才能本諸身，而皇帝不一定能本諸身，因此歷代皇帝有明君和昏君，原因就在這裡產生。善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，而不是做不到，雖然我們無位。「雖善不尊」，雖然我們做得很好，他們也不尊我們，

因為我們無位，無位則不尊。然而別人尊與不尊沒關係，這都是我們應當要做的事。

③ 徵諸庶民：謂有其德時位，就民驗此制作之善，有所信從，以見非無徵不尊者此也。

「居上不驕」，就是要「徵諸庶民」，經過徵的階段，還有一個試驗期，看老百姓是否能適應。

「謂有其德時位」，等德、位、時三樣都有時，「就民驗此制作之善」，用老百姓來實驗最準確，因為這些將來都是用於所有老百姓身上的。

「有所信從，以見非無徵不尊者此也」，有信才從，不信則不從；「無徵不信」，要讓老百姓能夠相信，不是徵、尊的問題，老百姓是否能夠實行才最重要；我們定出來的制度很好，但無法推行，也等於是不好的制度，所以要「徵諸庶民」，看老百姓是否能做到。然而皇帝是否都能這樣想？諸侯想的是我定的制度，你們就照著做就對了，為什麼還要問你們這樣好不好，這種態度是「居上而驕」。

（續下期）